平良作为听话的跑腿小弟在清居他们的小团体中占据了最后一个位子。城田他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叫他“平平”，但是吉田他们再也没这样叫过他。虽然是垃圾，但也是国王的垃圾，同学们对他产生了这样复杂的认知。

“两个火腿生菜三明治。再来点什么甜的东西吧。普通的苏打水吧。”

第四节课下课后，平良马上跑到清居身边。清居告诉他当天想吃的东西，平良就去学校的商店买回来。有时清居也会带妈妈做的便当来学校，这时候平良就会去买饮料。反正平良每天都去学校商店跑腿。

“平平，我要咖啡冰棒。”

“我要咖喱面包。啊，还是要热狗吧。再要一个梨子味道的冰棒。”

夏天马上要来了，梅雨季节夹杂着难得的晴天，天气一直又闷又热。其他人也让平良买些冰淇淋回来。为了不记错要买的东西，平良把同学的吩咐笨拙地输入手机的备忘录里。但他完全不觉得自己很悲惨。

自己只是为了清居才去跑腿，其他人只是顺带罢了。自己的主人只有清居。虽然还是跑腿，但是自己很满足。最近也很少想起橡皮鸭队长了。

把所有的东西记到备忘录上之后，平良跑出教室。为了不让清居等得太久他跑得很快。东西买回来之后，大家都聚在袋子前拿自己的东西，把买东西的钱给平良。

“啊，糟了，没钱了。平平，下周给你行吗？”

城田边把钱包打开边对平良说。喂，喂。平良在心里嘟囔着。昨天买面包的钱就没给，这小子说着下周给钱，谁知道他会不会给。不会是要被敲诈的前兆吧？平良心里产生这样的危机感。

如果继续这样的话，其他人也不会再给钱了吧。自己的零花钱不够用，就要从妈妈的钱包里偷钱了吧。就在平良想起圆形的绳子锁套时，有只手伸到他面前。

“给。”

清居手里拿着500块的硬币，平良条件反射地把手伸了出去，硬币落在了平良手里。但是清居已经付过自己的钱了。

“清居，不用，下周我打工的地方就发钱了。”

“那你下周还我吧。”

“不用这么麻烦——”

“行了。你们看看平良的脸，都僵住了。去和爸妈或者老师哭哭还好，要是哪天自杀了还要在网上说我们这些人是凶手，我可受不了。”

城田他们听了清居的话，看向平良。

“平平，你不会真想自杀吧？”

不是我想，是你们逼的——话到喉咙了，但是平良没说出口。平良没说话，牵了牵嘴角僵硬地笑了。城田他们说“吓死人了……”

“真是的，真受不了胆小鬼。”

城田装模作样咋了咋舌头，对清居说“不好意思”。清居只是简单地回了一句“没事”，把三明治的包装撕开。

清居平时看起来对周围的事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城田他们平时像傻逼一样闹腾的时候，清居也只是觉得他们很无聊，自己玩手机。

清居虽然看起来这样，但其实周围的事情他都看在眼里。刚才也是这样。自杀——为什么平良脑子里一瞬间浮现的凄惨未来被清居看透了呢。平良以为欺负别人的人是不会考虑被欺负的人的心情的。

如果没有清居，城田那帮笨蛋就会丝毫不加节制地欺负其他人，迟早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清居总会在适当的时候对他们加以制止。

——不愧是我的国王。

平良在心里赞赏着清居，没有把清居给他的500块硬币放在钱包里，而是专门找了个小盒子放起来。城田他们给的硬币可以随意放在钱包的零钱袋里，但是经过清居手的硬币是特别的，不能不小心用掉，绝对不能放在钱包里。

平良像以前一样把钱分开，注意到有些不对。清居的钱给多了。除去城田那份，还多了100块。必须得还给他。

“清居君。”

清居听到平良叫他，转头看着平良。那一瞬间，平良的心脏好像被什么抓住了。平良被清居过于有魄力的眼神逼得说不出话，伸手把100块递了出去。

“什么啊？”

“钱，多了。”

清居看见了平良手里的100块硬币。

“你拿着吧。”

平良瞪大了眼睛。

“可是……”

“跑腿费，你拿去买冰激凌吃。”

城田他们笑了出来，“平平，不错嘛”，“吃了冰激凌，可就别再自杀啦”，被这样调侃了一番。平良把硬币捏紧。

“谢……谢谢……”

平良红着脸，看着清居结结巴巴道谢。城田他们好像再也憋不住一样爆笑出来。清居很讨厌地皱起眉毛，说了句“烦死了”。

平良回到自己的座位，把清居给的跑腿费小心地放在小盒子里。刚才的场面，普通来说，应该是会感到被当傻子，很生气吧。但是平良生不起来气。像收到了意料之外的礼物一样，心砰砰直跳。被伤害的同时也很高兴。这是只有清居才能做到的。遇到清居之后，自己的感情系统就变得很奇怪。

这天放学后，平良像平时一样去车站大楼前的商店。穿着制服的女生们在一排清新可爱系的商店说着真可爱之类的话。

这些商店前的看板上都写着“不可爱的东西禁止入内”吧。平良随意逛着，来到一个架子前。色调柔和、有着波点花纹的瓶子在货架上摆着，但是平良总觉得和自己想要的东西不太一样，歪过头四下寻找还有没有别的。

“诶，那边那个人，怎么回事。”

从背后传来小声的议论，平良被吓了一跳，不能动弹。

“给女朋友买礼物吧？”

“那样的人诶，没有女朋友吧？”

那样，的人，吗……？

“但是个子挺高的。”

“只是长得高，不知道脸好不好看呢？”

“挺普通的。刘海太长了看不见眼睛。”

“恶心。”

判断下得真轻易呢。女生说这种话的时候，就像挥舞着做糖果细工的小刀。四周都是散落的糖渣。真是对不起。我不顾自己的身份，毁了女生们的小花园。平良拖着脚步走出了商店。

回家的电车摇摇晃晃，平良在电车上想着该怎么办。刚才店里只有可爱的东西，没有大方简约的东西。波点之类的多余花纹是不需要的。应该更简单些，比起甜美，最好更有力些，还要有透明感。平良想着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突然想到了某样东西。

电车到站，车门刚打开平良就飞了出去。车站离家大概十分钟的路程，他飞奔回去，在玄关把鞋子踢掉，冲进厨房。

“妈妈，爷爷的遗物放在哪里了？”

正在做晚饭的妈妈转过身来。

“这么急，怎么了？”

“我记得里边有个像做实验用的烧瓶那样的东西来着，放在哪里了？”

“放在阁楼里了吧。”

平良爬上楼梯，然后用梯子上了阁楼。天花板很低，他只能弯着腰走，校服膝盖上蹭得全是灰。纸箱子堆得像地层一样，平良一个个翻找，找见了四个贴着“平良祖父·遗物”标签的箱子。挨个打开之后，找见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不收拾就跑下楼梯。

“身上这么脏，别进厨房！”

平良被妈妈阻止进入厨房，转道去了洗手池。把阁楼拿来的烧瓶用液体肥皂洗干净，然后用干毛巾擦干。

啊，这个果然很漂亮。和刚才过于甜美的杂货完全不一样。弧形的底面好像吸在手心一样。和做实验用的烧瓶不一样，这个烧瓶底部的玻璃更厚，可以自己立起来。

“你对这个感兴趣啊，和爷爷很像呢。”

妈妈跑到洗手池来。

“这个是很有名的人制作的。你爷爷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陶器啊、书画啊收藏了好多。所以每次请爷爷他们来做客的时候都很紧张，插花出了差池都是不行的。”

“嗯。”

“难道继承了爷爷的审美？”

有点开心呢。两年前去世的爷爷品味确实很不错，经常会带着因为口吃很内向的平良去美术展、绯句会、茶话会什么的。比起被猿猴一样的同级生欺负的学校，爷爷带他看见的世界美丽多了。

“也一直拿着相机，将来说不定可以做些美术方面的工作。”

“那得去上艺术学校呢。”

“去上不就行了。你拍的照片偶尔也给妈妈看看嘛？”

“不要。”

平良简短地回答了妈妈，拿着烧瓶和书包回到了自己房间。

小时候父母给自己买了相机，拍照就成了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虽然第一次去拍照非常糟糕，但是学会处理照片之后就变得开心了。

休息日去繁华的街道，拍摄人来人往的街景，然后用图片加工软件把人类抹掉。空出来的空间细致地用风景填上。

这些工作过于细致的、繁琐，但却能让平良沉浸其中。平时的忧郁、气愤和悲惨都远去了，只有自己的空间和孤独只有一纸之隔，平良却在这样的空间里得到了安定。他喜欢这样操作之后得到的风景。都市风景里本来应该有人存在，但是人类却消失不见了。就好像人类作恶多端，神明连预告都没有就惩罚了这个世界。

太阳加上一层血一样的橙色滤镜，就会变得格外恐怖。但是比起这个，平良喜欢从分外明亮、透明感满满的世界里，自然地只把人类消除。比起故意进行怪异的加工，这样做更让照片有一种丧失感。

平良自己也觉得这个喜好太阴暗。所以从来不让父母看他拍的照片。因为口吃，最有一次有朋友来家里玩还是小学的时候。爸妈已经知道儿子在学校里融不进集体了，如果再让他们看这种照片肯定会被吓死，觉得儿子得了精神病。

作为独子真是对不起。但是，自己也没有办法啊。

自己的不满和不安就像迁徙的鱼一样在心中来回游荡。

平良收拾起这些无处诉说的忧虑，把烧瓶放在书桌上。打开抽屉，从收纳格里拿出零钱，把其中一枚放进烧瓶。咔啦，硬币落入烧瓶发出声音。再放入一枚。又放入一枚。这是每次去跑腿清居都会给他的零钱。最后把今天的拿到的零钱从口袋里取出来，放进去。

阳光从窗户照进房间，投在烧瓶上，泛出青绿色的光。平良靠在椅子上静静注视着。

很满足。这种满足感甚至超过了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慢慢积压，让平良感到胸口一阵疼痛。啊，受不了了。又痛苦又幸福，好像要窒息了。这是第一次感受到这样感情。但是平良不懂这种感情。

——跑腿费，去买冰淇淋吃吧。

怎么可能去买冰淇淋呢。要一直保存着它们，看着它们心中就有种被烧灼的疼痛。

这种感情，就是爱恋吧。